

第五章 劉楨文章研究

劉楨除以五言詩著稱於當時外，亦有辭賦作品及文章傳世。今可見者為《全後漢文》所輯六篇劉楨的賦。分別是〈魯都賦〉、〈遂志賦〉、〈大暑賦〉、〈黎陽山賦〉、〈瓜賦〉、〈清慮賦〉六篇，根據摯虞〈文章流別論〉記載劉楨尚有一篇《大閱賦》，然僅剩存目而已。此外，劉楨的箋記亦相當優秀，據俞紹初《建安七子詩文集》可知有〈答曹丕借廓落帶書〉、〈諫平原侯植書〉、〈與臨淄侯曹植書〉三篇，還有〈處世國文甫碑〉一篇碑文。今就上述篇章的內容及所呈現的藝術特色加以分析探究之。

第一節 劉楨賦研究

漢賦發展至建安時期，抒情言志成為主要的目的，因此篇幅短小漸成為主流，為賦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。劉楨的賦正反映了篇制短小的特色，其作品除〈魯都賦〉有三百餘字之外，餘者皆為篇幅短小的形式。以下就劉楨之賦，探討其題材內容與藝術特色。

一、劉楨賦之題材內容

劉楨之賦作，現存〈魯都賦〉、〈遂志賦〉、〈大暑賦〉、〈黎陽山賦〉、〈瓜賦〉、〈清慮賦〉六篇，另一篇〈大閱賦〉有目無辭，故不予討論。根據這六篇賦之內容，可概分為自然、社會及情志三種類別。

(一) 自然類

凡描述自然環境之各種變化狀態，皆為自然之範疇，在劉楨的賦作中，這類的作品有〈瓜賦〉、〈大暑賦〉、〈黎陽山賦〉三篇。

1. 瓜賦

本篇由賦前之「楨在曹植座，廚人進瓜，植命為賦」序可知，此乃劉楨應曹植之命而寫，故是一篇命題應酬之作，其云：

含金精之流芳，冠眾瓜而作珍，三星在隅，溫風節暮。枕翹於騰，流美遠布。黃花炳曄，潛實獨著。豐細異形，圓方殊務。揚暉發藻，九采雜糅。厥初作苦，終然允甘。應時湫熟，含蘭吐芳。藍皮密理，素肌丹瓢。乃命圃師，貢其最良。投諸清流，一浮一藏。更不象牙之席，薰玳瑁之筵，憑彤玉之几，酌縹碧之樽。折以金刀，四剖三離。承之以雕盤。罍之以織綺。甘逾蜜房，冷亞冰圭。

此賦乃詠物之作，起首描述瓜的生長情形及外貌，「黃花炳曄，潛實獨著」寫瓜之生長狀態。「豐細異形，圓方殊務。揚暉發藻，九采雜糅。」寫瓜的外型各自殊異，並雜映著不同的色彩。而隨著瓜日漸成熟，果實也越發甜美，「應時湫熟，含蘭吐芳。藍皮密理，素肌丹瓢」即寫瓜熟後散發香氣，外皮變的紋理細密，內部則有白色的瓜肌和鮮紅的瓜瓢，顯出瓜熟後果實的甜美芳香。後段則敘述品瓜的過程，在管理瓜圃的官員送上最為鮮美的瓜後，眾人開始布置筵席，「更不象牙之席，薰玳瑁之筵，憑彤玉之几，酌縹碧之樽。」則是描述擺設之精美，鑲有象牙、玳瑁的坐蓆，嵌有美玉的桌子及酒杯，顯示出公家宴會的講究。而精美的金刀，精雕的托盤，細緻的餐巾，更顯瓜之珍貴。末句「甘逾蜜房，冷亞冰圭」則以蜂蜜及玉圭來寫出瓜之甜美清涼。全篇依瓜熟、瓜實、選瓜、食瓜之序，漸次言之，雖為奉命應酬之作，但以華美的辭藻，細膩描述瓜之色、香、味、形及品嚐之美，顯示出作者的才思敏捷及善於遣辭狀物的長才。

2.大暑賦

劉楨的這篇文章，曹植、陳琳、王粲皆有同名之作，由曹植有「織女絕蹤，農夫釋耘」、王粲有「獸狼望以倚喘，鳥垂翼而弗翔」之句可知，本賦應是劉楨與眾人同題奉和之作，其云：

其為暑也，羲和總駕發扶木，太陽為輿達炎燭，靈威參垂步朱轂。赫赫炎炎，烈烈暉暉，若熾燎之附體，又溫泉而沉肌。獸喘氣於玄景，鳥戢翼於高危。農峻捉鎛而去疇，織女釋杼而下機。溫風至而增熱，歎悒悒而無依，披襟領而長嘯，冀微風之來思。

本篇在描述夏日炎熱，人們忍受酷暑煎熬的痛苦。首四句說明天氣如此炎熱乃因天上三神駕車出遊之故，使得大地冒出炎炎的熱氣。接著則描述人們的感受，烈焰照射，讓人有火炬在身、浸於熱水中的感覺。這酷熱使得鳥獸各自尋覓休息之處，男女無法工作。然而溫風仍舊不斷吹來，燥熱的感覺使人心情鬱悶卻無法解決。只好做開衣襟領口放聲長嘯，希望涼風能吹來以消解悶熱的心情。作者藉描寫獸、鳥、農夫、織女在酷暑難耐下的姿態，增強作品的感染力，讀之彷彿使人身歷其境，感受到夏日的酷熱及作者渴望涼風吹來的急切心情。就內容而言，乃為敘事之作。

3.黎陽山賦

〈黎陽山賦〉是劉楨融敘事、寫景、抒情為一體的巧妙佳作，其云：

自魏都而南邁，迄洪川以竭休。想王旅之旌旄，望南路之遐脩。御輕駕而西徂，過舊塢之高區。爾乃逾峻嶺，超連岡，一登九息，遂臻其陽。南蔭黃河，左覆金城。青壇承祀，高碑頌靈。珍木駢羅，奮華揚榮。雲興風起，蕭瑟清冷。延首南望，顧瞻舊鄉。桑梓增敬，慘切懷傷。河源汨其東逝，陽鳥飄而南翔。觀眾物之集華，退欣欣而樂康。

良遊未厭，白日潛輝。

本賦可分為三部分，起首六句「自魏都而南邁，迄洪川以竭休。想王旅之

旌旄，望南路之遐脩。御輕駕而西徂，過舊塢之高區。」為敘事，敘述其登山憑弔古蹟之因。由「自魏都而南邁」所稱的「魏都」可知，曹操於建安十八年五月被封為魏公，並都於鄴城，故此作當作於建安十八年五月之後。

接著寫景，作者寫登高的經過及高山的景色。「爾乃踰峻嶺，超連岡，一登九息，遂臻其陽」歷經翻山越嶺，和多次休息，終於登上頂峰，寫出登高的過程。「南蔭黃河，左覆金城。青壇承祀，高碑頌靈。珍木駢羅，奮華揚榮。雲興風起，蕭瑟清冷。」描述作者即目所見之景象，南面有有黃沙滾滾的黃河，左面有黎陽城依山而建，因而固若金湯。山上祭天的青石高臺仍然存在，高聳的石碑記載著歌頌神靈的碑文。珍木花草茂盛繁多，競相盛開散發陣陣花香。一陣微風吹起朵朵浮雲，秋風蕭瑟清冷，涼氣撲面而來。本段先寫俯瞰之景，山河交映環繞，景象壯闊。次寫平視之景，古蹟仍存，珍木奇花，爛漫芬芳，描述層次井然，將自然與人文之景巧妙的融合在一起。

最後是寫遠眺時所引發的感慨。「延首南望，顧瞻舊鄉。桑梓增敬，慘切懷傷。河源汨其東逝，陽鳥飄而南翔。觀眾物之集華，退欣欣而樂康」遙望故鄉，油然而生的思鄉之情使得作者感到淒涼悲傷。看著眼前滾滾東流的黃河水，翩翩南飛的候鳥，又見到萬物匯集聖明之地，頓時心中感到欣慰愉快而安康。

本賦於登山遊覽的過程之中，因外在景物的改變而牽動情感。登高之初，翻山越嶺，似乎可以感覺得到作者淡淡的沉悶之情；而後登上高山，即目所見，盡是美景，心情頓時又開闊了起來；接著遙望家鄉，油然而生的思鄉之情，是淒苦哀傷的；最後看見萬物歸聚盛明之地，心情復歸欣慰而愉悅。作者情感的變化往往隨著景物而轉變，尤其「雲興風起，蕭瑟清冷」一句，巧妙的將情感由歡娛轉為悲傷，雖寫景色，但情感已融於其中，引景入情，十分細膩，是融敘事、寫景、抒情為一體的巧妙之作。

（二）社會類

社會的定義甚廣，從國家組織至人類的各項活動，皆屬於社會的層面。而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對「都邑」的描述為「京殿苑獵，述行序志，並體國經野，義尚光大」，故廖國棟《建安辭賦之傳承與拓新》將之歸屬於社會層面之下，茲從其說，將描述魯國古都景物之〈魯都賦〉歸於社會一類。

魯都賦

昔大廷氏肇建厥居。少昊受命，亦都茲焉。山則連岡屬嶺，噎岍峽北。紫金揚暉於鴻崖，水精潛光乎雲穴。岱宗邈其層秀，干氣霧以高越。其木則赤楨青松，文莖蕙棠，洪幹百圍，高徑穹皇。竹則填彼山陔，根彌阪域，夏蕩攢包，勁條並殖，蒙雪含霜，不渝其色，翠實離離，鳳皇攸食。水產眾夥，各有彝倫：頌首莘尾，豐顛重斷，戴兵挾刃，盤甲曲鱗。且觀其時謝節移，和族綏宗，招歡合好，肅戒友朋。眾媛侍側，鱗附盈房。蛾眉清眸，顏若雪霜。含丹吮素，巧笑妍詳。插曜日之珍筭，珥明月之珠璫。桂裾紛緋，振珮鳴璜。舞人就列，整飾容華。妖服初工，刻畫綺紗。和顏揚眸，眇風長歌。飄乎焱發，身如轉波。尋虛騁跡，顧與節和。縱脩袖以終曲，若奔星之赴河。及其素秋二七，天漢指隅，民胥袂袂，國于水嬉。工祝掩渚，揚荊陳詞。緹帷彌津，丹帳覆洲。日暮宴罷，車騎就衢。蓋如飛鶴，馬如遊魚。應門巖巖，朱扉含光。路殿歸其隆崇，文陛嶽其高驤。聽迅雷於長除，若有聞而復亡。其園園苑沼，駢田接連。滌池分浪，以帶石垠。文隅瓊岸，華玉依津。邦乃大狩，振揚炎威。教民即戎，講習興師。落幕包括，連結營圍。長畢掩壑，大羅被罟。毛群隕殪，羽族殲剝，填崎塞吠，不可勝錄。

巨海分焉，傾瀉百川。

旁屬四邑，延於休溷。冠蓋交錯，隱隱鞞鞞。

又有鹽池滂沱，煎炙賜春。焦暴潰沫，疏鹽自殷。挹之不損，取之不動。

其鹽則高盆連冉，波酌海臻。素醴凝結，皓若雪氛。

湯鹽池，東西長七十里，南北七哩，鹽生海內，暮取朝復生。

其女工則降綺縠。

織織私履，燦爛鮮新。靈草尋夢，華榮奏□。表以文組，綴以珠璫。步履安審，接趾承身。

龍燭九枝，逸稻壽陽。賦〈湛露〉以留客，召麗妙之新倡。

玄髮曜粉，芳澤不□。

伊歲之冬，雲氣清晞。水沍露凝，冰雪皚皚。

金陛玉砌，玄栢雲阿。

陽牕含輝，陰牖納光。

芳果萬名，攢羅廣庭。霜滋露熟，時至則零。

黍稷油油，杭族垂芒。殘穟滿握，一穎盈箱。

綠鷁蔥鷺。

蘋藻漂於陽侯，芙蓉出乎渚際。奮紅葩之煇煇，逸景燭於崖水。

龜螭潛滑於黃泥，文魚游踊於清瀨。浚迅波以遠騰，正泌澗乎湄裔。

戰武器於有炎之庫，放戎馬於巨野之坳。

建燕尾之飛旌。

巖險迴隔，峻嶽隱曲。猛獸深潛，介禽竄匿。

狻窳猛容，舉父猴獲，戰鬥陵岡，瞋怒奮赫。

晝藏宵行，俯仰哮咆，禽獸怖竄，失偶喪儔。

彼齊（魯）諸儒，皆繪弁端衣，散佩垂紳，金聲玉色，溫故知新。訪魯都之區域，弔先生之遺真。

若乃考王道之去就，覽萬代之興衰。發龍圖於今滕，啟洛典乎石扉。崇七經之旨義，刪百氏之乖違。

賈思圖籍，闡迪德謨。蘊包古今，撰集丘素。

舉成均舊志，建學校乎泗濱。表泮宮之憲肆，有唐虞之〈三墳〉。

採逸禮於殘竹，聽遺詩乎達路。覽國俗之盛衰，求群士之德素。

至于日昃，體勞怠倦。一張一弛，文武之訓。

曳髮編芒，蔚若霧烟。九采灼鑠，青藻紛繽。

奉彝執罍，納觶授觴。引滿輒酌，滴瀝受觥。

貴交尚信，輕命重氣。義激毫毛，怨成梗概。

劉楨為東平寧陽人，東平在山東縣，舊屬古魯國之鄉邑。故劉楨以「魯都」作為賦名，表達出對故鄉的熱愛。起首描述魯都的由來乃是「昔大廷氏肇建厥居。少昊受命，亦都茲焉」由神農氏與少昊二主皆定都於此，來說明魯都的歷史悠久，充滿自豪的語氣。而後則就魯國豐富的物產與風俗人情分項敘述。

山：「山則連岡屬嶺，暄暄峽北。紫金揚暉於鴻崖，水精潛光乎雲穴。岱宗邈其層秀，干氣霧以高越」描述群山相連，百物之神居於山峽之北，山中富含豐富礦產，泰山高峻入雲之貌。

木：「其木則赤楸青松，文莖蕙棠，洪幹百圍，高徑穹皇」描述珍木眾多，古木參天之景。

竹：「竹則填彼山陔，根彌阪域，夏蕩攢包，勁條並殖，蒙雪含霜，不渝其色，翠實離離，鳳皇攸食」言翠竹遍山，即便枝條蒙霜仍挺拔，竹實飽滿，故招致鳳凰來食。

農產：「芳果萬名，攢羅廣庭。霜滋露熟，時至則零」、「黍稷油油，稭族垂芒。殘稊滿握，一穎盈箱」說明魯國農產豐富，每到成熟季節便呈現豐收之貌。

鳥：「綠鷓蔥鶩」，言鳥之色澤。

河：「巨海分焉，傾瀉百川」描述巨壑分流之景。

水產：「水產眾夥，各有彝倫：頌首莘尾，豐顛重斷，戴兵挾刃，盤甲曲鱗」言水產眾多，並各具不同外形，有的外觀是大大的腦袋長長的尾巴，碩大的頭顱肥厚的吻部；有的則是外觀帶有利刃，背盤著甲殼卷曲著厚鱗。從其描述可知，其所述乃為魚蝦蟹的外貌。

鹽產：「其鹽則高盆連冉，波酌海臻。素澁凝結，皓若雪氛」、「湯鹽池，東西長七十里，南北七哩，鹽生海內，暮取朝復生」、「又有鹽池潏沆，煎炙賜春。焦暴瀆沫，疏鹽自殷。挹之不損，取之不動，四域來求」描述汲取海水製鹽的過程及魯國鹽產的豐富。

工藝品：「其女工則降□綺縠」、「織織私履，燦爛鮮新。靈草尋夢，華榮奏□。表以文組，綴以珠蠙。步履安審，接趾承身」描述魯國婦女工藝品的精巧，尤以絲履的製作最為精美。

宴會：「昭歡合好，肅戒友朋」、「龍燭九枝，逸稻壽陽。賦〈湛露〉以留客，召麗妙之新倡」、「眾媛侍側，鱗附盈房」描述招聚親密友人，恭敬等待好友到來，點燭熱酒，祝賀長壽而舉杯歡飲，席間並賦誦《湛露》之詩以慰留客人，並招年輕女子歌舞侍宴。

侍女之貌：「蛾眉清眸，顏若雪霜。含丹吮素，巧笑妍詳。插曜日之珍筭，珥明月之珠璫。袿裾紛袞，振珮鳴璜」、「玄髮曜粉，芳澤不□」描述侍女容貌服飾。烏髮、朱唇、雪顏、巧笑乃是形容女子容貌；而珍筭、珠璫、袿裾、振珮則形容女子頭飾及服飾。

舞姿：「舞人就列，整飾容華。妖服初工，刻畫綺紗。和顏揚眸，眇風長歌。飄乎森發，身如轉波。尋虛騁跡，顧與節和。縱脩袖以終曲，若奔星之赴河」此乃從舞者準備就緒而後放聲歌唱，接著開始跳舞的姿態作敘述。舞者隨音節而舞動，最後結束的姿態，就如同流星奔向銀河般迅速。

習俗：「及其素秋二七，天漢指隅，民胥祓禊，國于水嬉。工祝掩渚，揚荇陳詞。緹帷彌津，丹帳覆洲。日暮宴罷，車騎就衢。蓋如飛鶴，馬如遊魚。」

素秋二七指的是七月七日，這天所有的人都去水邊洗濯祈福¹，國子們也到水邊遊玩，使得水邊人口眾多，到了傍晚歡宴結束，人們或騎或乘，離開水邊，鹽路返回，車騎都聚集在縱橫交錯的大道上，車蓋就像張開翅膀的飛鶴，馬像游魚一般穿梭在人群間，可見聚集的人數眾多。

宮殿：「應門巖巖，朱扉含光。路殿巋其隆崇，文陛巘其高驤。聽迅雷於長除，若有聞而復亡。」、「金陛玉砌，玄栢雲阿」這是描述宮殿的外貌，形容宮殿宏偉華麗，高築的階臺像山丘一般，站在通往階臺的通道上，聆聽遠方的雷聲，由近而遠，聲音瞬間消失。這是形容高築的臺階予宮殿一般給人宏偉莊嚴的感覺。

園囿：「其園囿苑沼，駢田接連。淶池分浪，以帶石垠。文隅瓊岸，華玉依津。」「伊歲之冬，雲氣清晞。水沍露凝，冰雪皚皚」此句描述君王遊獵的園囿，處處可見且相連不斷。池水清澈蕩漾，池邊環繞著石砌。山邊的坡岸，依水的石階，處處充滿花朵。每年冬天，雲清氣爽。水面因天寒而結冰，冰雪潔白晶瑩，大地一片雪白。

田獵：「邦乃大狩，振揚炎威。教民即戎，講習興師。落幕包括，連結營圍。長罽掩壑，大羅被罩。毛群隕殪，羽族殲剝，填崎塞吠，不可勝錄。」這是說國家舉行大規模的狩獵活動，以傳播聲威，君王並組織人們練兵習武，使軍力強大。而狩獵的人數眾多，帳幕相連，形成營圍。為補鳥獸而張開的巨大羅網，遮住丘壑。鳥獸之類皆被捕獲而紛紛死亡，捕獲的鳥獸布滿整片山谷，數量難以計算。

魯國豐富的物產和風俗人情，使得齊國的儒生也慕名而來，故賦中也有對齊儒的一段描述。「彼齊（魯）諸儒，皆繪弁端衣，散佩垂紳，金聲玉色，溫故知新。訪魯都之區域，弔先生之遺真」首先就儒生外貌作了一番描繪，寫其戴皮冠、著禮，掛佩玉、長帶垂腰，人皆德行優異，學習舊聞，總有新得。他們走訪魯國故都，瞻仰聖人故里，憑弔先生遺節。表現了儒生文雅之貌和篤學之志。

¹ 據韓格平：《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·劉楨集》〈魯都賦〉校注：「古代民間於水濱洗濯去垢、除兇祈福的習俗，其舉行的時間，或為陽春三月的上巳日（三國以後一般為三月三日）……或為初秋七月七日」（吉林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1年10月），頁453。

最後，作者並就魯國過去的歷代興衰作了探究，藉此考察魯國興盛之因。「若乃考王道之去就，覽萬代之興衰。發龍圖於今際，啓洛典乎石扉。崇七經之旨義，刪百氏之乖違」、「賈思圖籍，闡迪德謨。蘊包古今，撰集丘素」、「舉成均舊志，建學校乎泗濱。表泮宮之憲肆，有唐虞之〈三墳〉」、「採逸禮於殘竹，聽遺詩乎達路。覽國俗之盛衰，求群士之德素」作者考察君王平時的取捨之道，歷覽各朝的興衰之史，並從歷代所珍藏的文獻中知其得失。推崇儒家七經的精微大意，刪除百家雜說的乖違言論，深思歷代典籍所蘊涵之意，以闡明聖哲戒訓之言。又敘述孔子發揚官學傳統，在曲阜辦私學，闡揚古代學宮之教令，收藏上古之書籍。使得作者得以在斷簡殘篇中搜求散失的禮儀，並在大道上聽取鄉民吟誦遺落的詩篇之句。並觀察民風的興衰變化，慕求群儒的高潔品德。此段論述雖有文意不甚連貫之處，但大體來說，仍舊可以看出劉楨於憑弔魯都之王朝興衰中，寄喻以儒治國的理想。

縱觀全文，作者以自豪的口吻，敘述了魯都的由來，並以鋪敘的手法，藉描述山川木竹、各類物產、歌舞美女、宮殿園囿、田獵風俗、人文典故等層面，盛讚故土的美好，最後並就齊儒來訪及歷覽過去的朝代興衰中推崇儒家思想的精深，呈現出對故鄉風土人文的無限熱愛。作者藉用想像和誇張、鋪陳等手法，將壯麗秀美的景物、歌舞昇平的場面、宴遊田獵的景象寫的具體傳神，彷彿就在眼前，具有極高的藝術感染力。只可惜散逸之句頗多，為可惜之處，但仍屬一篇詠物佳作。

（三）情志類

情志乃指人類本身的情感與思想，在劉楨的賦作中，有〈遂志賦〉、〈清慮賦〉二篇作品。

1. 遂志賦

本篇與〈黎陽山賦〉寫作手法相同，也是一篇登山詠懷之作，其云：

幸遇明后，因志東傾。披此豐草，乃命小生。生之小矣，何茲云當。牧馬于路，役車低昂。愴恨惻切，我獨西行。去峻溪之鴻洞，觀日月於朝

陽。釋藜棘之餘刺，踐檟林之柔芳。皦玉粲以曜日，榮日華以舒光。信此山之多靈，何神分之煌煌。聊且游觀，周曆高岑。仰攀高枝，側身遺陰。磷磷瀾瀾，以廣其心。伊天皇之樹葉，必結根於仁方。梢吳夷於東隅，掣畔臣乎南荆。戢干戈於內庫，我馬繫而不行。揚洪恩於無涯，聽頌聲之洋洋。四寓尊以無為，玄道穆以普將。翼俊乂於上列，退仄陋於下場。襲初服之蕪葦，托蓬蘆以遊翔。豈放言而云爾，乃旦夕之可忘。

本賦分爲三個部分，起首六句「幸遇明后，因志東傾。披此豐草，乃命小生。生之小矣，何茲云當」爲敘事，敘述自己投身曹操，且深獲重用的背景。而後寫登山的所見所感。對於曹操的看重，劉楨顯得愧不敢當，因而心情鬱悶惆悵，於是獨自西行登山，「去峻溪之鴻洞，觀日日於朝陽。……磷磷瀾瀾，以廣其心。」則寫登山的經過、所見之景象及心境的轉變。沿途上，作者經過高險的溪流、觀看初升的太陽、摘去身上的芒刺、走在鋪滿茶樹枝的道路上，燦爛奪目的朝陽，使人興起「信此山之多靈，何神分之煌煌」之感。而後，作者繼續四處遊歷，踏遍此山，抬頭攀折高枝，置身樹蔭中，在日光照射下所呈現炫麗多采的景色，使得作者原先惆悵的心情轉爲開朗愉快。末段則抒發自己遠大的志向。第一是希望自己能幫助君主統一天下，結束戰亂：「梢吳夷於東隅，掣畔臣乎南荆。戢干戈於內庫，我馬繫而不行」。第二是廣施恩惠，重用群賢，翹竹小人：「揚洪恩於無涯，聽頌聲之洋洋。四寓尊以無為，玄道穆以普將。翼俊乂於上列，退仄陋於下場」，第三是功成身退，歸隱四方：「襲初服之蕪葦，托蓬蘆以遊翔。豈放言而云爾，乃旦夕之可忘」。

此賦表達了劉楨初入曹操幕下的心態。賦由從最初幸蒙明主賞識的背景寫起，敘述自己深感才淺而任重，因此心情鬱悶惆悵。繼而描述登山所見之景色，美好壯麗的河山，使得作者心情由憂轉喜，並激發出自己的理想。希望能幫助曹操結束戰亂，一統天下，並廣施恩惠，用賢斥佞，而後功成身退，歸隱四方。這種「功成身退」的心態，顯示出劉楨坦蕩的襟懷，高潔的心志，正符合其〈贈從弟詩〉三首所呈現出來的高潔不俗的形象。此篇與〈黎陽山賦〉作法相同，皆以作者登高遊歷而產生的感懷爲主。透過沿途景色的描寫，呈現作者的心情起伏，正符合《文心雕龍·物色》所云：「物色之動，心亦搖焉」、「情以物

遷，辭以情發」²之說。

2. 清慮賦

本篇賦殘逸之處甚多，據韓格平《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》劉楨〈清慮賦〉之校注云：「清慮，清除憂慮。本文廣敘珍物異境，其意即在清慮」³。韓格平將此「慮」解作「憂慮」。然因本賦散逸過多，故是否為「憂慮」之意，已無從印證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對慮字的解釋為「慮，謀思也。」為思之意。就說文的解釋，清慮賦當解作「清思」，即「澄清思慮」之意。與韓格平所謂「清除憂慮」有所不同，但無論是澄清思慮或是清除憂慮，其結果都有力求超脫，使自己的品格修為更進一步之意，因此是情志的一種展現，故將之歸於情志類。賦云：

結束阿之扶桑，接西雷乎燭龍。入鑿碧之間，出水精之部。上青腹之山，蹈琳珉之塗。玉樹翠葉，上棲金烏。

錯華玉以茨屋，駢雄黃以為墀；紛以瑤蕊，糅以玉夷。

前布瑋瑁之席，後設觜蠡之牀，馮玫瑤之几，對精金之盤。

□虞氏之爨，傢火珠之甑，炊嘉禾之米，和藟莢之飯。

仰秬木萑，俯拔廉薑。

淪鳳卵。

乃生氣電之班輿。

就現有之殘句看來，本賦的內容在敘述一充滿奇珍異寶的環境。起首作者描述所處的環境，東有神木扶桑，西有巨神燭龍，出了水晶輝映的城之後，登

²（梁）劉勰撰、王更生導讀：《文心雕龍》（臺北：萬象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359。

³韓格平：《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》，頁469。

上滿布青土的山，腳踏的是鋪滿玉石的小路，仙木綠葉，上面有金鳥在棲息著，藉著想像，作者建構出了一個美好的環境。而後的散句則描繪了房屋的外觀及內部的細緻擺設，「錯華玉以茨屋，駢雄黃以爲墀；紛以瑤蕊，糝以玉夷」說明房屋乃施以美玉覆蓋，臺階則摻和雄黃之色，並點綴上花蕊美玉，呈現華麗美好的外觀。而「前布瑇瑁之席，後設鸞蠶之牀，馮玫瑤之几，對精金之盤」則就屋內的擺設作更進一步的描述，坐席與臥床皆飾以玳瑁鸞蠶，茶几嵌有美玉，盤子以精金打造而成。說明了屋內擺設之精緻美好。接著「□虞氏之爨，倅火珠之甑，炊嘉禾之米，和藁莢之飯」說明食材食器的精緻，將爐火燒旺，架上精製的甑器，烹煮良米、調製美餐，呈現出對飲食的講究。

本賦雖殘逸甚多，但由殘存之句，仍可得知作者善於運用排比與對仗之句，描述出其所處環境的精緻優美。但殘逸的句子過多，從現有的句子中，並未有任何描述作者情志之句，只能從其題目推知寫作的意旨。而韓格平《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》對劉楨〈清慮賦〉之解析為：「作者把自己置身於充滿珍寶異物的優美環境之中，藉以陶冶其高潔的情操，清除心中的疑慮」⁴可作為一說。

透過對以上六篇賦作的分析探究可以得知，劉楨的賦作在題材上可分為自然、社會、情志三類。但就內容表達的層面而言，則有敘事、抒懷、詠物三類。詠物類有描寫瓜之形貌及生長過程的〈瓜賦〉、描寫魯國物產及風土人文的〈魯都賦〉、描寫所居環境之〈清慮賦〉三篇；敘事類有以描寫暑熱難當的〈大暑賦〉一篇；抒懷類有敘述幸蒙賞識及抒發其政治理想的〈遂志賦〉、藉登山以抒懷鄉之情的〈黎陽山賦〉二篇。而劉楨善以景物寄托其感情的變化起伏，在〈遂志賦〉及〈黎陽山賦〉中作了很好的呈現，是劉楨融寫景、敘事、抒情為一體的佳作。此六篇賦中，亦可以發現無論是寫景、敘事、或是抒情，劉楨皆善於以鋪排的語句將所詠之物具體而形象的呈現於讀者眼前，可見其優秀的敘述功力。

⁴ 同註 3，頁 470。

二、劉楨賦之藝術特色

關於賦的特色，由劉勰：「賦者鋪也，鋪采摛文，體物寫志。」⁵之說可知，賦具有強調鋪陳、追求文采及注重體物之特性。兩漢大賦善以長篇鋪敘，到了漢末，抒情言志小賦興起，但在辭采追求與意象刻劃方面，卻更加邁進。作家藉由層層鋪敘及華美的辭藻，將客觀的景物作細膩的描繪。劉勰《文心雕龍·物色》對此特徵曾做了這樣的詮釋：

是以詩人感物，聯類不窮。流連萬象之際，沉吟視聽之區。寫氣圖貌，既隨物以宛轉；屬采附聲，亦與心而徘徊。……文貴形似，窺情風景之上，鑽貌草木之中。吟詠所發，志惟深遠，體物為妙，功在密附。故巧言切狀，如印之印泥，不加雕削，而曲寫毫芥。故能瞻言而見貌，即字而知時也。⁶

此在說明如作家能用巧妙的文字，切合客觀事物的形貌加以描摹，則景物就會如印泥般，不需多加雕琢，即能達到「曲寫毫芥」，如同親見的境界。而這樣的創作手法，在劉楨的賦作中，亦時有展現。如〈瓜賦〉中對瓜的各種描述：

黃花炳曄，潛實獨著。豐細異形，圓方殊務。揚暉發藻，九采雜糅。厥初作苦，終然允甘。應時湫熟，含蘭吐芳。藍皮密理，素肌丹瓢。

藉由瓜的花實、外形、滋味、香氣、果實等多方面的描述，將瓜的生長狀態及果實的甜美芳香作了具體的描繪，使人有栩栩如生，猶如親見之感。透過作者對物品細膩精微的描繪，使讀者能夠知其姿態樣貌。而透過各種修辭技巧的運用，更能達到「形似」的目的，故以下別以對偶、用典、摹況等三種修辭技巧分析劉楨賦的藝術特色。

⁵（梁）劉勰撰，王更生導讀：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，頁 91。

⁶ 同註 2。

（一）對偶

對偶為唯美文學的第一要件，中國文字具有單音獨體的特質，使得文句能夠取捨長短，講究字字相稱、句句相儷，乃至意義、詞性、音節、形體等無一不相稱相儷，形成一種均衡整齊的美感。⁷

關於對偶的定義，黃慶萱《修辭學》云：「把字數相等、語法相似，意義相關的兩個句組、單句或語詞，一前一後，成雙成對的排列在一起，就叫做『對偶』。嚴格的『對偶』，更講究上下兩語言分成平仄相對，而且避用同字。」⁸ 劉楨作品中，使用偶句甚多，且多以單句對為主，當句對則佔少部分。茲以其賦中所呈現的當句對及單句對的情形作一論述。

1. 三言對

此類對句，在劉楨的最品中最少見，僅見於〈黎陽山賦〉：

逾峻嶺，超連崗。（〈黎陽山賦〉）

這是在描述登山的經過，故本句以「逾」、「超」相對；「峻嶺」、「連崗」相對。

2. 四言對

劉楨的作品中，四言的對句為其常使用的形式，除〈遂志賦〉外，其餘散見於〈大暑賦〉、〈黎陽山賦〉、〈魯都賦〉、〈清慮賦〉、〈瓜賦〉中，如：

赫赫炎炎，烈烈暉暉。（〈大暑賦〉）

南蔭黃河，左覆金城。青壇承祀，高碑頌靈。（〈黎陽山賦〉）

⁷ 張仁青：《六朝唯美文學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 69 年 11 月），頁 41。

⁸ 黃慶萱：《修辭學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2 年 10 月），頁 47。

紛以瑤蕊，糝以玉夷……仰稱木蕝，俯拔廉薑。（〈清慮賦〉）

豐細異形，圓方殊務……厥初作苦、終然允甘……藍皮密理，素肌丹
瓢……甘逾蜜房，冷亞冰圭。（〈瓜賦〉）

四言對句，在劉楨的作品中，使用最廣。據統計，〈大暑賦〉有一組；〈黎陽山賦〉有二組；〈魯都賦〉出現次數最多，共出現十四組；〈清慮賦〉出現兩組；〈瓜賦〉出現四組。在六篇賦中，共計二十三組。

3. 五言對

五言對句，在劉楨作品中數量並不多，見於〈清慮賦〉及〈瓜賦〉中。如：

入鏤碧之間，出水精之都。上青臚之山，蹈琳珉之塗。（〈清慮賦〉）

馮玟瑤之几，對精金之盤。（同上）

炊嘉禾之米，和藟莢之飯。（同上）

布象牙之席，薰玳瑁之筵。……憑彤玉之几，酌撩碧之樽。……承之以
雕盤，纂之以織絺。（〈瓜賦〉）

由上可知，劉楨的五言對句，多是在四言當中加一「之」字以成對句。而在其作品中，使用五言對句的情形，在〈清慮賦〉中有四組，而在〈瓜賦〉中有三組，共計七組。

4. 六言對

除〈瓜賦〉外，其餘各篇，也有很多使用六言對的句子，如：

若熾燎之附體，又溫泉而陳肌。（〈大暑賦〉）

想王旅之旌旄，望南路之遐修。……河流源其東游，陽鳥飄而南翔。（〈黎陽山賦〉）

考王道之去就，覽萬代之興衰。發龍圖於今滕，啟洛典乎石扉。崇七經之旨義，刪百氏之乖違。（〈魯都賦〉）

釋叢棘之餘刺，踐櫟林之柔芳。皦玉粲以曜日，榮日華以舒光。（〈遂志賦〉）

結東阿之扶桑，接西雷乎燭龍。（〈清慮賦〉）

六言對句的使用，在〈大暑賦〉出現三組；〈黎陽山賦〉出現二組；〈魯都賦〉出現九組；〈遂志賦〉出現五組；〈清慮賦〉出現三組，在所有賦中，共計二十二組，僅次於四言對句。

5. 七言對

七言對句，在劉楨作品中亦不多見，僅見於〈大暑賦〉及〈魯都賦〉中：

農畷捉鎛而去疇，織女釋杼而下機。（〈大暑賦〉）

紫金揚暉於鴻崖，水精潛光乎雲穴。（〈魯都賦〉）

龜螭潛滑於黃泥，文魚游踊於清瀨。（〈魯都賦〉）

6. 八言對

此類對句，在劉楨賦作中，僅見〈魯都賦〉一例而已，如：

戰武器於有炎之庫，放戎馬於巨野之垆。（〈魯都賦〉）

此句在描述將兵器藏於武庫之中，將戰馬放於原野之上，以「武器」對「戎馬」，而「有炎之庫」則與「巨野之垆」相對。

透過上述分析，可知劉楨的六篇賦中皆使用了對偶的技巧，且多以單句對的形式為主，其中以四言、六言的對句佔大多數，而尤以〈魯都賦〉中所見最多。而除了單句對的形式之外，六篇賦中，亦有「當句對」的形式，如：〈魯

都賦〉：「赤楨青松，文莖蕙棠」、「頌首莘尾，豐顛重斷」、「戴兵挾刃，盤甲曲鱗」、「含丹吮素」等……；〈清慮賦〉：「玉樹翠葉」；〈瓜賦〉：「素肌丹瓢」、「四剖三離」等等，皆為當句對。由此可知建安時期，文人因曹丕提倡「詩賦欲麗」，故開始有意識的使用對偶技巧。在劉楨的作品中，可以發現這樣的情形。

（二）用典

在行文創作時，援引古代歷史事件，或前人語言，將其運用於作品中，即是「用典」。劉勰對用典的詮釋為：「事類者，據事以類義，援古以證今者也。」⁹用典不僅可增添文章之說服力，使其立說有本外，還可加深文章的豐富度，使文章既富含蓄蘊藏之美，又具簡潔典雅之效。劉永濟於《文心雕龍校釋》云：

文家用古事以達今意，後世謂之用典，實乃修辭之法，所以使言簡而意賅也。故用典所貴，在於切意，切意之典，約有三美，一則意婉而盡，二則藻麗而富，三則氣暢而凝。¹⁰

又言：

文家用典，亦修辭之一法。用典之要，不出以草字明多意，其大別有二：一用古事，二用成辭。用古事者，援古事以證今情也。用成辭者，引彼語已明此義也。¹¹

在建安時期，文人們已開始刻意在文章當中使用典故，可見繁用典故已成為文學創作的必要條件。在劉楨之作品中，亦不乏用典之處，以下就其賦中的用典情形做一探討。

⁹（梁）劉勰著，王更生導讀：《文心雕龍·事類》，頁305。

¹⁰ 劉永濟編著：《文心雕龍校釋·卷上·麗辭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民國59年7月），頁43。

¹¹ 同註10，頁47。

1. 事典

事典乃是句中援引古代歷史故事、神話傳說以證今情者，在劉楨賦中有以下數例：

1. 昔大廷氏肇見厥居，少昊受命，亦都茲焉。（〈魯都賦〉）

大廷氏即炎帝神農氏，《史記·周本紀》正義：「（曲阜）為大廷氏之故國。」¹²而少昊乃傳說中上古帝王，為黃帝之子，《史記·周本紀》正義引《帝王世紀》云：「少昊邑於窮桑，以登帝位，都曲阜。」¹³劉楨引用大廷氏與少昊皆都於曲阜之事來說明魯都歷史的久遠。

2. 翠實離離，鳳凰攸食。（〈魯都賦〉）

此句引用《詩經·大雅·卷阿》鄭玄箋：「鳳凰之性，非梧桐不棲，非竹實不食」¹⁴劉楨用神鳥鳳凰之所食來稱讚魯都的物產富饒。

3. 羲和總駕發扶木，太陽為輿達炎燭，靈威參垂步朱轂。（〈大暑賦〉）

羲和乃神話中太陽之御者。扶桑乃神木之名，傳說日出其下。而炎燭則為一熾熱之地，傳說日居湯谷，扶桑生其上，而其地至熱。靈威乃傳說中東方蒼帝之神。劉楨藉由神話傳說中的御日之神羲和、太陽、蒼帝靈威三神共聚駕車出遊以至於不斷散發熱氣之故，來說明大暑之酷熱難耐，將上古傳說融入作品中，更添神祕色彩。

5. 襲初服之蕪蕪。（〈遂志賦〉）

「初服」語出屈原《離騷》：「退將復脩吾初服」¹⁵，用以比喻劉楨於政治理想實現後即欲辭官歸隱，告老還鄉之心願。

¹² 瀧川龜太郎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 86 年 10 月），頁 65。

¹³ 同註 12。

¹⁴ 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經注疏·詩經·大雅·卷阿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民國 90 年 12 月），頁 629。

¹⁵ 吳福助註釋：《楚辭註譯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7 年 3 月），頁 42。

6. 結東阿之扶桑，接西雷乎燭龍。（〈清慮賦〉）

扶桑爲神木名，傳說日出其下。語出《淮南子·天文》：「日出於暘谷，浴於咸池，拂於扶桑，是謂晨明」¹⁶說明太陽從扶桑樹下升起。而西雷似指西方之雷首山。燭龍乃神名，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：「西北海之外，赤水之北，有章尾山，有神人面蛇身而赤，身長千里。直目正乘，其鳴乃晦，其視乃明，……是燭九陰，是謂燭龍。」¹⁷劉楨套用上述神話中之扶桑與燭龍，來說明其所居乃神靈聚集之地。

7. 炊嘉禾之米，和萁莢之菜。（〈清慮賦〉）

「嘉禾」、「萁莢」二詞，語出《漢書·王莽傳·奏言》：「甘露降，神芝生。萁莢、朱草、嘉禾、修征同時並矣。」用「嘉禾」、「萁莢」象徵吉祥之食物，以之爲食，可招致吉祥。

8. 民胥祓禊，國子水嬉。（〈魯都賦〉）

「祓禊」乃是古代的一種祈福的習俗，古代風俗，在農曆三月上巳這天，人們會聚集水邊用齋戒沐浴，洗滌去垢等方式除災求福。此乃是國子所以水嬉之故。

2. 語典

在作品中援引用有來歷的詩文與詞語，如古人所言，將之運用文句中，引古語以表意，以豐富文章內容，誠如劉永濟所言：「用成辭者，引彼語以明此義也。」劉楨之賦作中，有許多使用此法之處，現略舉數例如下：

1. 頌首莘尾（〈魯都賦〉）

¹⁶（西漢）劉向等撰，許匡一譯注：《淮南子》（臺北：台灣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12月），頁170。

¹⁷袁珂：《山海經校釋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民國75年9月），頁287。

語出《詩經·小雅·魚藻》：「魚在在藻，有頌其首……有莘其尾」¹⁸，用此語來描述魯都魚產的樣貌。

2. 應門岩岩，朱扉含光。（〈魯都賦〉）

「應門」二字乃出於《詩經·大雅·緜》：「迺立應門，應門將將」¹⁹；而「岩岩」則語出《詩經·魯頌·閟宮》：「泰山岩岩，魯邦所詹」²⁰，用以上二則典故來說明殿堂正門高大威嚴之貌。

3. 赫赫炎炎，烈烈暉暉。（〈大暑賦〉）

《詩經·大雅·雲漢》曾有「赫赫炎炎」²¹之語，毛傳將「赫赫」解為旱氣，而「炎炎」解為熱氣。故劉楨引用此語乃在敘述羲和、太陽、靈威同出，使得大地呈現熱氣炎炎，烈日暉暉的燥熱景象。

4. 桑梓增敬，慘切懷傷。（〈遂志賦〉）

「桑梓」一詞，語出《詩經·小雅·小弁》：「惟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」²²，桑和梓乃是古代住宅旁常栽種的樹木，而後遂用以指家鄉。本句借用此語以表達劉楨因登高望向故鄉，遂生敬慕之情。

5. 三星在隅，溫風節暮。（〈瓜賦〉）

此三星乃是星宿名，此句語出《詩經·唐風·綢繆》：「綢繆束當，三星在隅」²³，毛傳：「隅，東南隅也。」鄭玄箋云：「心星在隅，謂四月之末，五月之中」，劉楨援引詩經之語來說明品瓜之季節。

6. 一張一弛，文武之訓。（〈魯都賦〉）

¹⁸ 高亨注：《詩經今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民國70年10月），頁347。

¹⁹ 同註18，頁378。

²⁰ 同註18，頁519。

²¹ 同註18，頁446。

²² 同註18，頁294。

²³ 同註18，頁155。

張弛指的是張弦、落弦，用以比喻作事應緩急有度，語出《禮記·雜記下》：「一張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。」²⁴用此句來比喻人之作息動靜應依時而調節，此乃是前哲所留下的古訓。

7. 龍燭九枝，逸稻壽陽，賦《湛露》以留客，招麗妙之新倡。（〈魯都賦〉）

此乃描繪宴飲之場面，逸稻壽陽之語乃引用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：「十月獲稻，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。」²⁵之語，來描述古人有煮稻爲酒以祝壽之習俗。而《湛露》乃《詩·小雅》之篇名，其內容爲貴族宴請賓客之詩，故劉楨藉用此語以描寫宴飲時賦詩留客之場面。

8. 蘋藻漂於陽侯，芙蕖出乎渚際。（〈魯都賦〉）

陽侯語出屈原《九章·哀郢》：「凌陽侯之汜濫兮，忽翔翺之焉薄？」²⁶所指爲水面上的波濤，劉楨援此語以說明水草漂於波濤之上，沙洲之畔長著荷花的景象。

在劉楨的六篇賦中，共有十八處用典，其中又以《魯都賦》用典最多。從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，劉楨賦中所使用之典故，大多出於《詩經》中，餘則爲《論語》、《離騷》、《禮記》及描述神話傳說的《山海經》等。

（三）摹況

黃慶萱《修辭學》對摹況的詮釋：「對自己感受到的境況情況，特別是其中的聲音、色彩、形狀、氣味、觸感等，恰如其實地加以形容描述，叫作『摹況』。……摹寫的對象，不僅爲視覺印象，同時也包括聽覺、嗅覺、味覺、觸覺等等的感受。」²⁷摹況的作用，在於使人能夠像身歷其境般，對於作家所述，能夠如見其形，如聞其聲、如嗅其味、如嚐其食、如觸其物。在劉楨的作品中，

²⁴ 朱正義、林開甲譯注：《禮記》（臺中：暢談國際文化事業，2003年12月），頁168。

²⁵ 同註18，頁200。

²⁶ 同註15，頁454。

²⁷ 黃慶萱：《修辭學·摹況》，頁67。

亦不乏使用摹況之例，如〈大暑賦〉云：

獸喘氣於玄影，鳥戢翼於高危。

這是在寫因暑熱難耐，故鳥獸紛以避暑之樣貌，劉楨用「喘氣」的動作形容野獸，用「戢翼」來形容群鳥之狀態，透過細膩的動作，將鳥獸避暑的姿態寫得栩栩如生，如在眼前。又如〈黎陽山賦〉：

河源汨其東逝，陽鳥飄而南翔。

此描寫作者登高南望所見之景，「汨」寫出黃河之動，「飄」寫出陽鳥之飛，「東逝」與「南翔」更爲具體的將黃河與陽鳥之動作形象化，使人深刻感受到河水流動、群鳥飛翔之動態。又如〈魯都賦〉：

山則連岡屬嶺，噓勉峽北。紫金揚暉於鴻崖，水精潛光乎雲穴。岱宗邈其層秀，干氣霧以高越。其木則赤棧青松，文莖蕙棠，洪幹百圍，高徑穹皇。竹則填彼山陔，根彌阪域，夏蕩攢包，勁條並殖，蒙雪含霜，不渝其色，翠實離離，鳳皇攸食。水產眾夥，各有彝倫：頒首莘尾，豐顛重斷，戴兵挾刀，盤甲曲鱗。

〈魯都賦〉乃是劉楨使用最多摹況技巧之作品，透過對「山」、「木」、「竹」、「水產」等各種物產的描述，展現出魯都的物產豐饒，也顯示出作者對於家鄉的熱愛之情。又如〈清慮賦〉：

錯華玉以茝屋，駢雄黃以為墀。

此在描述屋舍之外觀，「錯」、「駢」寫裝飾的動作，而透過「華玉」、「雄黃」可得知屋舍台階的裝飾華麗，甚爲講究。又如〈瓜賦〉：

藍皮密理，素肌丹瓢。

此乃就瓜之形及果之實描述之，「藍皮」寫瓜皮之綠，「密理」則就外觀花紋來描述，而「素肌」與「單瓢」相映，更襯托出果實之飽滿，由其論述，瓜之形象更加深刻，仿若就在眼前。

以上皆為「視覺」的摹況，在劉楨的賦作中，以視覺摹寫比例最高，然亦有「聽覺」摹況，如〈魯都賦〉：

袿裾紛袞、振佩鳴璜。

這是在描述侍女們穿著精細綿長的衣裳，走動時身上佩帶的玉石便會發出細碎和諧的聲音。「振」、「鳴」二字，使人彷彿聽見佩璜二玉相碰而發出的清脆聲響，可謂用字巧妙。又如〈遂志賦〉：

揚洪恩於無涯，聽頌聲之洋洋

洋洋為美盛之意，劉楨於此描述其理想，希望己能廣播曹氏之恩澤，並聆聽盈耳美妙的讚頌之聲，是為「聽覺」的摹況。

劉楨的作品中，「嗅覺」的摹況，出現於〈瓜賦〉中：

枕翹於藤，流美遠布。……應時湫熟，含蘭吐芳。

此就瓜未熟與成熟時皆會散發香氣描述之，「流」、「遠」使人可以感覺到陣陣香氣發散之貌，而「含」與「吐」則將瓜濃郁的香氣作了鮮明的描繪，使人有如嗅其香之感。

而「味覺」的摹況，亦展現於〈瓜賦〉中：

厥初作苦，終然允甘。……甘逾蜜房，冷亞冰圭。

瓜未熟之前，其味苦，但在成熟後，味道是甜美誘人的。文末劉楨以「逾蜜房」來形容瓜實滋味甜美，以「亞冷圭」描繪瓜實入口冰涼之感，令人如親食瓜實般，感受其甜美冰涼的滋味。

在「觸覺」摹況方面，劉楨亦有著墨，如〈大暑賦〉：

若熾燎之附體，又溫泉而沉肌。

這是形容暑熱予人之感，就如同火炬附著於身上，又如同以溫熱的泉水浸

泡肌膚。用「熾燎」、「溫泉」來形容暑之熱，而「附體」、「沉肌」則是就肌膚的觸感予以形容，讓人如臨其境，感受到大暑的酷熱。又如〈黎陽山賦〉：

雲興風起，蕭瑟清冷。

登上高山，一陣陣風吹來，讓人頓覺清冷。此乃就風吹在人身上的感覺來描述之，是為「觸覺」摹況。

在劉楨的作品中，使用「摹況」之處甚多，且涵蓋「視覺」、「聽覺」、「嗅覺」、「味覺」、「觸覺」各個層面，並以「視覺」的摹況使用情形最多。觀其賦作，皆將所詠之物的形象具體而細微的呈現在讀者面前，使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，增添文章的藝術感染力。

第二節 劉楨文章研究

劉勰於《文心雕龍·書記》云：「公幹箋記，麗而規益，子桓弗論，故世所共遺。若略名取實，則有美於詩矣。」可見劉楨的文章亦有特出之處，劉楨之文章，今可見者只有箋記三篇，分別是〈答曹丕借廓落帶書〉、〈諫平原侯植書〉及〈答臨淄侯植書〉；而碑只有〈處士國文甫碑〉一篇，以下茲就劉楨之文章，探討其題材內容及藝術特色。

一、箋記

劉勰於《文心雕龍·書記》一文將箋記定義為：「原牋記之為式，既上窺乎表，亦下睨乎書，使敬而不懼，簡而無傲，清美以惠其才，彪蔚以文其響，蓋箋記之分也。」²⁸劉勰以「清美」、「彪蔚」為其特色，李曰剛曾言：「以

²⁸ 同註 2，頁 234。

清新美好之風格，顯現作者之才華；以彪炳蔚縟之辭藻，以文飾作者之聲響」²⁹由此可看出賤記乃是以清麗的文筆、華采的辭藻呈現出「敬而不懼」的要求。而劉楨的箋記，劉勰給予「麗而益規」的評價，並以「有美於爲詩矣」的稱讚之語，可見其評價之高，現就其箋記之內容及藝術特色探究之。

（一）答曹丕借廓落帶書

本文之作，其原因見於《三國志》注引《典略》之文：「文帝嘗賜廓落帶，其後師死，欲借取以爲像，因書嘲楨云：『夫物因人爲貴。故在賤者之手，不御至尊之側，今雖取之，勿嫌其不反也。』」³⁰曹丕藉由借廓落帶一事，嘲諷劉楨乃賤者，因此劉楨遂據此作答，就「物因人而貴」的主題作出論述。首先，劉楨以四種珍寶爲喻，說明其用途。

楨聞荆山之璞，曜元后之寶；隨侯之珠，燭眾士之好；南垠之金，登窈窕之首；鼉貂之尾，綴侍臣之幘。

荆山的璞玉，隨侯的寶珠，南方的黃金，鼉貂的長尾，是物之珍貴者，因其貴重，所以能飾於至尊之人。此就四寶的貴重及其用途做了一番論述。而後則敘述此四寶最初的出處，其云：

此四寶者，伏朽石之下，潛汙泥之中，而揚光千載之上，發彩疇昔之外，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。

劉楨接著說明這些珍貴的寶物，原先也是隱沒於朽石汙泥之中，但也並非在一散發光彩之後就入於尊者之手。其後又云：

夫尊者所服，卑者所修也；貴者所禦，賤者所先也。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；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。恨楨所帶，無他妙飾，若實殊異，尚可納也。

²⁹（梁）劉勰著，陸侃如、牟世金譯注：《文心雕龍譯注》（臺北：建安出版社，1997年4月），頁244。

³⁰（晉）陳壽撰，（宋）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·王粲傳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年8月），卷21，頁601。

劉楨接著就前述言論作了說明，引出主旨。他敘述尊者所配帶之物，都是卑者所修製的；貴者所使用的，實為賤者先試過的。所以在大屋落成時，實為施工的主匠先立其下，而在稻米成熟時，是由農夫先嘗其米。劉楨此論，乃在對曹丕「賤者」、「至尊」的論題作一闡述，說明珍寶之屬在入於尊者之手前，實先經於賤者之使用，故「物並不因人而貴」，委婉的批評了曹丕的說法。

起首連用四句排比，以華麗的辭藻形容四寶之功用乃在飾於尊者，再以此四寶最初皆伏潛朽石汙泥之論，引出「尊者所服，卑者所修也；貴者所禦，賤者所先也」的道理，其後再用「夏（廈）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；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」之例作為佐證，駁斥曹丕「物因人而貴」之論，說理順暢。作為文學侍從，劉楨不以其地位卑下而阿附求榮，反以此文，展現其不卑不亢的個性。

（二）諫平原侯植書

此為劉楨勸諫曹植賞識嘉臣邢顛之書。邢顛以德聞世，時人有「德行堂堂邢子昂」之稱，故曹操特命其為曹植家丞，然邢顛卻因「防閑以禮，無所屈撓」之故而不為曹植所重，故作為平原侯植家丞的劉楨特寫此書以規勸曹植，其云：

家丞邢顛，北土之彥，少秉高節，玄靜澹泊，言少理多，真雅士也。楨誠不足同貫斯人，並列左右。而楨禮遇殊特，顛反疏簡，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，禮賢不足，採庶子之春華，忘家丞之秋實。為上招謗，其罪不小，以此反側。

首先，劉楨先盛讚邢顛之高潔品德，並以「真雅士也」稱之，而後則以「楨誠不足同貫斯人，並列左右」之語，深自貶抑，呈現出兩人強烈的對比。接著又以兩人之間的不同禮遇作一對比，言己「禮遇殊特」，而邢顛則「反疏簡」，將兩人的立場作了強烈的對照。而後則提出對曹植的憂慮，擔心身旁的人會議論其親近不肖之人，但卻忘卻家丞邢顛的德行。恐其遭人議論，因而深感不安。本篇文章雖不過八十餘字，但卻可從其中看出劉楨高潔寬厚的品格，及其對曹植政治上的關心之情，全文情意懇切，不但看出劉楨之情感，更見其正直大肚之情懷。

(三) 與臨淄侯曹植書

曹植於建安十九年被封為臨淄侯，又劉楨於建安二十二年因病去世，而就其內容論之，亦為描述劉楨患病時曹植遣醫親視之內容，故推知其所作時間似在劉楨晚年所作。其云：

明使君始垂哀憐，意眷日崇。譬之疾病，乃使炎農分藥，岐伯下鍼，疾雖未除，就沒無恨。何者？以其天醫至神，而榮魄自盡也。

肅以素秋則落。

在此篇作品中，劉楨首先感謝曹植對自己的厚愛，此後器重之意便一天天加深。以至於聽說劉楨身患重病，便遣醫來視，由「乃使炎農分藥，岐伯下鍼」一句，可看出上位者與臣下間的相知之情，這樣的深切情感，使得劉楨發出「疾雖未除，就沒無恨」的了無遺憾之語。這是因為即使天醫至神，但劉楨卻已深覺「榮魄自盡」，生命已到盡頭，並以「肅以素秋則落」暗喻自己將因病而離開人世。

劉楨此作所表達的情感，也展現在他的詩裡，如〈贈五官中郎將詩〉其二之「余嬰沉痾疾，竄身清彰濱。……常恐游岱宗，不復見故人。」之句，就寫出了身患重疾有感於無法再見故友的感傷。無論是詩還是賦，皆情意懇切，展現出動人的情感。

二、碑

關於碑的體制，《文心雕龍·誄碑篇》：「夫屬碑之體，資乎史才，其序則傳，其文則銘，標舉盛德，必見清風之華；招紀鴻懿，必見峻偉之烈。此碑之制也。」³¹說明了碑文必須用類似史傳的敘事手法，呈現其人崇高的功績偉業及高風亮節，使之能流傳千古。而劉楨的碑文，今只存〈處士國文甫碑〉一

³¹ 同註 2，頁 126。

篇，茲就其題材內容分析之。

〈處士國文甫碑〉

國文甫（？—212）生平不詳，據碑中所述，其卒於建安十七年四月，而處士則是指未仕或不仕的知識份子。本篇就許多方面描述國文甫的節操和修養，並對其高潔的品格做了高度評價，透過對國文甫的評價，展現了劉楨所抱持的人生態度。

首段就國文甫的形象做了一番描述，並盛讚其德行高潔，舉止合宜，其云：

先生執乾靈之貞資，稟神祇之正性。咳笑則孝悌之端著，匍匐則清節之兆見。韶胤以及成人，體無懈容，口無愆辭，兢兢業業，小心思忌。勤讓同儔，敬事長老。雖周之樂正子春，漢之江都董相，其飭躬力行，無以尚之。是以長安師其仁，朋友欽其義，閨門推其慈，宗屬懷其惠。既乃潛身窮巖，遊心載籍，薄世名也。

國文甫秉氣純良，自小即恭敬謹慎，兢兢業業，展現出端正合宜的舉止，對同儕能夠勤勉謙讓，這樣的德行，即使是勤修己身的樂正子春和董仲舒都無法與之相比。由「長安師其仁，朋友欽其義，閨門推其慈，宗屬懷其惠」可知，國文甫的美德展現在「仁」、「義」、「慈」、「惠」四個層面。但他卻隱居不仕，潛心於學問中，不在乎世俗的功名，顯示出其性格超脫不凡之處。這與劉楨在〈贈從弟詩〉三首所描寫出的君子形象不謀而合。

初海內之亂，不視膳羞十有餘年。憂思泣血，不勝其哀，形銷氣竭，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。于時龍德逸民，黃髮實叟，綴文通儒，有方彥士，莫不拊心長號，如喪同生。咸以為誄所以昭行也，銘所以旌德也。古之君子，既沒而令問不亡者，由斯二者也。

本段描述國文甫逝世時眾人痛心之貌，漢末，天下大亂，國文甫因憂心國事，以至形銷氣竭而亡。眾人皆傷痛惋惜，因此作銘文以彰顯其美德，其云：

銘曰：懿矣先生，天授德度。外清內白，如玉之素。逍遙九臬，方回是

慕。不計治萃，名與殊路。知我者希，韞櫝未酤。喪過乎哀，邁疾不悟。
早世永頹，違此榮祚。咨爾未徒，聿修歎故。

劉楨以「天授德度」來讚美國文甫之品德賢美，又以「如玉之素」來形容其舉止高潔，內心純淨，以「韞櫝未酤」來形容其隱居不仕，安於荒遠之地之行徑。而後則對其早逝表示惋惜之意，並發出「咨爾未徒，聿修歎故」的期勉之語。

本文乃描述國文甫為身懷美德、隱居於窮鄉僻壤而憂國早逝之人，並對其早亡表示即大的哀傷與惋惜。透過對國文甫德行舉止之讚頌，呈現出劉楨理想中的文士人格。全文感情真摯，讚揚之詞懇切，文中並運用「執乾靈之貞資，稟神祇之正性」、「咳笑則孝悌之端著，匍匐則清節之兆見」、「體無懈容，口無愆辭」等對仗之句加以描述，增添了文章的藝術性。

三、劉楨文章之藝術特色

劉勰〈文心雕龍·書記〉曾以「公幹賤記，麗而益規」來形容劉楨的文章，認為其具有文字雅麗，內容善於規勸的特色。如其〈答曹丕借廓落帶書〉一文多以鋪陳排比之句寫成，其「荆山之璞，曜元后之寶；隨侯之珠，燭眾士之好；南垠之金，登窈窕之首；颯貂之尾，綴侍臣之幘」之句，對偶精工，鋪敘井然，辭采妍麗，正符合劉勰所謂「麗」之論述。而〈諫平原侯植書〉一文中，劉楨以玄靜澹泊的高士刑顯未受禮遇，而作文勸諫曹植云「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，禮賢不足，採庶子之春華，忘家丞之秋實」，其言詞懇切，充滿對曹植的誠懇勸諫，正是劉勰所言「益規」之展現。下面就情意懇切、鋪敘井然及修辭精巧三方面，論述劉楨文章之藝術特色。

（一）情意懇切

建安時期的文章，重視抒發情感的功能，故作品中常表露出作者真實的自我情感，在劉楨的作品中，也表現出情意懇切的特徵。如〈諫平原侯植書〉云：

……而楨禮遇殊特，顛反疏簡，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，禮賢不足，採庶子之春華，忘家丞之秋實。為上招謗，其罪不小，以此反側。

作為平原侯庶子的劉楨，因曹植對己禮遇殊特，然卻對家丞邢顛疏遠怠慢，因而作此文，由「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，禮賢不足，採庶子之春華，忘家丞之秋實」之句可知其憂心曹植為人非議，故藉盛讚邢顛、貶抑自身來加以勸諫，言詞懇切，流露出對曹植的殷殷勸諫之情，而劉楨坦蕩正直的情感，亦流露於字裡行間。又〈與曹植書〉云：

明使君始垂哀憐，意眷日崇。譬之疾病，乃使炎農分藥，岐伯下鍼，疾雖未除，就沒無恨。何者？以其天醫至神，而榮魄自盡也。

劉楨甚為曹植所器重，因此在其身患痼疾間，曹植親命醫視之，劉楨有感於曹植對其照顧有加，故作此文以感念之。曹植的關心照顧，使劉楨發出「疾雖未除，就沒無恨」的了無遺憾之語，將君臣間相知相惜的情感，表露無遺。又〈處士國文甫碑〉：

懿矣先生，天授德度。外清內白，如玉之素。逍遙九皋，方回是慕。不計治萃，名與殊路。知我者希，韞積未酷。喪過乎哀，邁疾不悟。早世永頽，違此榮祚。咨爾末徒，聿修歎故。

國文甫乃品性高潔，舉止合宜之高士，因憂心國事而形銷早逝，劉楨為此深表惋惜，故作碑文以贊之，並透過「天授德度」、「外清內白，如玉之素」高度稱揚其德行，流露出深摯的崇慕之情，作者並於文末寄託期勉之意，更顯示出劉楨對其無限的仰慕之意。

（二）鋪敘井然

所謂鋪敘乃是將性質相類似的事物加以並列排比，使所述內容更為清楚深刻，而劉楨的四篇作品雖篇幅不大，但仍有鋪敘之語，茲舉述例如下：

楨聞荆山之璞，曜元后之寶；隨侯之珠，燭眾士之好；南垠之金，登窈窕之首；鯁貂之尾，綴侍臣之幘。此四寶者，伏朽石之下，潛汙泥之中，

而揚光千載之上，發彩疇昔之外。（〈答曹丕借廓落帶書〉）

此連用四組排比句，鋪敘四種珍寶的用途。荆山之璞玉能曜元后之寶；隨侯之珠可燭文士之好；南垠之金飾於美女之首；鼉貂之尾則掛於侍臣之冠，此乃就四寶用途加以描述。而「伏朽石之下，潛汙泥之中，而揚光千載之上，發彩疇昔之外。」則以鋪敘的手法將四寶最初的來源與其後的用途加以說明，藉由此番對照，使劉楨「物不因人而貴」之論更爲凸顯。又如〈處士國文甫碑〉：

先生執乾靈之貞資，稟神祇之正性。咳笑則孝悌之端著，匍匐則清節之兆見。齟齬以及成人，體無懈容，口無愆辭，兢兢業業，小心思忌。勤讓同儔，敬事長老。……是以長安師其仁，朋友欽其義，閨門推其慈，宗屬懷其惠。

此文從國文甫之「稟性」、「初生」、「幼兒」、「兒童」乃至「成人」各層面鋪敘其樣貌。又以「體無懈容，口無愆辭，兢兢業業，小心思忌。勤讓同儔，敬事長老」之語鋪敘國文甫舉止合宜的形象。故「長安師其仁，朋友欽其義，閨門推其慈，宗屬懷其惠」由「仁」、「義」、「慈」、「惠」四個層面描述出國文甫身懷美德、行爲得宜的文士形象。又〈諫平原侯植書〉：

家丞邢顒，北土之彥，少秉高節，玄靜澹泊，言少理多，真雅士也。

此段文字雖短，但劉楨仍藉由「北土之彥，少秉高節，玄靜澹泊，言少理多」的鋪敘，勾勒出邢顒年少行爲高潔、爲人沉靜寡欲、言辭精少卻蘊理甚多的個性，藉由這樣的敘述，更能襯托出其「真雅士」的高潔形象。

（三）修辭精巧

建安時期的散文，爲了適應作者抒情的需要，故語言漸趨華麗，而修辭的使用，正可增添文字之華麗，使文章更具美感。劉楨的文章也有多處使用修辭技巧之處，現略述如下：

1. 對偶

劉楨的文章如同賦一樣，有許多使用對偶技巧之處，如〈處士國文甫碑〉：

執乾靈之貞資，稟神祇之正性。咳笑則孝悌之端著，匍匐則清節之兆見。

此乃描述國文甫稟性純良，先天即展現美好的不同於人的資質及正性。以「執乾靈」對「稟神祇」；「貞資」對「正性」。而「咳笑則孝悌之端著，匍匐則清節之兆見」描述初生幼兒時期即顯露出天性純良的徵兆，以「咳笑」對「匍匐」，言其年紀；而「孝悌之端著」則與「清節之兆見」相對，描述美德之展現。這樣的技巧，在〈答曹丕借廓落帶書〉中也有展現：

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；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。

以「夏屋初成」與「嘉禾始熟」相對，描述物之狀態；「大匠先立其下」與「農夫先嘗其粒」相對，描述人之行為，此為十一字的單句對形式，而「隔句對」的形式在〈答曹丕借廓落帶書〉亦有出現，如：

楨聞荆山之璞，曜元后之寶；隨侯之珠，燭眾士之好。

此句乃是「隔句對」的形式，「荆山之璞」與第三句的「隨侯之珠」相對，二者皆為珍寶；而「曜元后之寶」與第四句的「燭眾士之好」相對，皆敘珍寶之用途。

2. 對比

對比手法的使用，能使文意在兩相對照的襯托下，更加彰顯出作者所欲傳達的意義，劉楨的文章中，有許多善用對比以彰顯意義的例子。如〈答曹丕借廓落帶書〉：

尊者所服，卑者所修也；貴者所禦，賤者所先也。

此話乃是劉楨對曹丕「物因人而貴」之論點所提出的反駁。以「尊者」與「卑者」相對，「貴者」與「賤者」相對，在尊卑貴賤的對比中，彰顯出「物本無貴賤」之論點，使其說理有據，更具說服力。又如〈諫平原侯植書〉：

家丞邢顒，北土之彥，少秉高節，玄靜澹泊，言少理多，真雅士也。楨誠不足同貫斯人，並列左右。而楨禮遇殊特，顒反疏簡。……採庶子之春華，忘家丞之秋實。

文章先就二人的德行作一番對照，劉楨首先盛讚邢顒，再敘己之節不足以同貫此人，以揚邢顒之德。接著又由以己之「殊特」對顒之「疏簡」，突顯曹植對二人的禮遇差別。最後再就曹植「重劉楨」而「輕邢顒」的情形，將兩人的境遇作了明顯的對照，加深文章的張力。

在劉楨文章中，亦有其他修辭法的使用，如〈處士國文甫碑〉：「外清內白，如玉之素」以玉之純淨來形容國文甫之德性高潔，是為「譬喻修辭」。

透過對其文章的分析，可知劉楨的文章分作二類：一為牋記：有〈答曹丕借廓落帶書〉、〈與曹植書〉、〈諫平原侯植書〉三篇，二為碑文：有〈處士國文甫碑〉一篇。而情意懇切則是其文章的最大特色，在〈與曹植書〉中，劉楨表達了君臣間的知遇之情；在〈諫平原侯植書〉中則顯露懇切的勸諫之語；〈處士國文甫碑〉則呈現對國文甫的惋惜及仰慕之情。而華麗語句的鋪陳及修辭的適切精巧，更可將其懇切的情意恰如其分的表達出來，以收相互輝映之效，是故，劉楨文章的藝術特色可歸納為情意懇切、鋪敘井然及修辭精巧三項。